



□王智慧

家乡的麦子熟了。上周教小儿背《观刈麦》，便开始为家里的麦子魂牵梦绕。问家人：麦子熟了吗？答曰：还不熟。又过几日再问大姐：开始割麦子了吗？别忘了拍照发我哈。大姐不以为然地说：麦子有啥好拍的。

是啊，当年我可是家里那个最不爱割麦子的人呀！

因为是家里的老小，爸妈格外疼爱我。每到麦收时节，妈妈就捡轻省的活儿让我干——留在家烧水。天太热，干农活的人需要补充大量的水，家里的好几个暖水瓶仿佛被施了魔法似的永远都装不满。记忆中从七八岁开始，我就在农忙时被独自留在家中为家人烧水。有时妈妈会从石榴树上撸下一把叶子，让我洗干净了放进烧水的壶里，这样烧出来的水会带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大家都喜欢喝。有时妈妈下地匆忙记不起摘石榴叶子，而年幼的我又够不着摘叶，怎么办呢？有一天我突然奇想将一个苹果放进烧水壶里煮，水开之后将水倒进大盆里凉着，我则吃起了壶里煮熟的苹果，香甜软烂，好像品到了人间美味。家人下地回来后，围坐桌边喝到已放凉的开水，在赞叹它味道独特的同时，也对我的“聪明”创意表示赞赏。这于幼小的我，是多大的满足啊！

渐渐地，留守在家的我，不再满足将家里所有的暖水瓶都灌满开水，我开始尝试着去菜园摘菜：迷豆、茄子、西红柿等，提前洗好等妈妈下地回来炒菜用。再往后，就把摘来的迷豆洗好掰成段儿等妈妈回来炒，直至最后自己忍不住学着妈妈的样子开始炒菜。刚开始又得盯着锅翻炒，又得盯着土灶里的柴火，一通手忙脚乱，迷豆就糊了。无奈只能偷偷倒掉，再重炒一锅。等家人回来看到饭桌上摆好的碗筷和一碗炒好的迷豆，还有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都纷纷夸赞我的能干。

麦场堆满了麦子，就需要有人看场，大人眼里这份轻省活儿自然又非我莫属。其实，我真的不喜欢看场。村里有劳动能力的都下地割麦子去了，场里多是老人，偶尔也有几个像我一样的孩子，但被大人千叮咛万嘱咐不得离开自家的麦场，所以只能各自躲进用麦捆子搭成的简易小凉棚里百无聊赖地发着呆……

看场时唯一感到兴奋的，是听到冰棍儿的叫卖声。如果恰巧兜里还有两分钱（当然这种几率微乎其微），那便是最幸福的时刻了。偶尔爸妈为奖励我看场看得好（没到处乱跑），会给我买支一分或两分钱的冰棍吃。那份舌尖上的美好，即使今日忆起都溢满甜蜜的幸福。

有一次我和哥哥一起看场，远处又飘来那迷人的冰棍儿叫卖声。我向哥哥要钱想买冰棍儿，他说：“你要啥？”我说：“两分田（小时候的我口齿不太清，将‘钱’说

成‘田’）。”哥哥说：“你只要把‘钱’这个字说对了，我就给你买冰棍儿吃。”于是，在那个酷热的上午，我生生说了好几百个“田”，但最终还是没有有一个令哥哥满意，只能无望地大哭着听着那冰棍儿叫卖声渐行渐远……多年以后，突然才明白，那天哥哥兜里哪有什么钱啊，他只是想借此纠正我的发音罢了。

我厌倦了看场的无聊，在我的央告下，爸妈终于同意带我下地割麦子去。

没出半天，刚下地的激动就被割麦子的痛苦所代替。五月的太阳当空照耀，火辣辣地炙烤着割麦人的后背，如针的麦芒扎得胳膊又疼又痒，镰刀挥舞久了，手上便磨起了好几个血泡，腰也酸背也痛，抬头喘息，看到的好像永远都是那一大片麦田——无边无际，让人绝望。

我童年对割麦子的痛苦记忆，其实白居易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写尽：

足蒸暑土气，
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
但惜夏日长。

只是那时年少的我还不知道有个叫白居易的人，当然也不知道有这样一首叫做《观刈麦》的诗。我对割麦子的痛苦是有着切身感受的，而白居易作为“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的“观刈麦”者，竟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这份艰辛与苦痛，并“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可见，白居易的同理心极强，确实是位了不起的伟大诗人。

正因为对割麦子的痛苦感受之深之切，童年的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学（那时的梦想是上小中专，还不知道有大学呢），不再遭受割麦子这份罪。有次与清华的一个朋友聊起，他说他也是割麦子时发誓长大以后决不要留在农村。每个人读书求学都有各自的梦想，而很多农村孩子的梦想就是这样简单——以后再也不想割麦子了。看来教育无需说太多大道理，最切身的感受往往才是孩子前行的最大动力。

如今我的老家割麦子都已用上了机械，父老乡亲们不用再遭受那份艰辛苦痛。开心之余，我也不由地瞎想：孩子们是不是也少了一份读书求学的动力了呢？如今久居大都市，别说割麦子，就是连见到麦子都已不太容易，我却开始思念起我家的麦田，牵挂起诸种庄稼，何时播种？何时变绿？何时抽穗？何时收割？多年不事农桑的我，何时竟变得像个饱经沧桑的老农一样关心起了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水稻地瓜……

当年再也不想割麦子的心愿已然实现，如今却只想跑进家乡的麦田，挥舞镰刀纵意收割，就让毒辣的太阳肆意照耀吧，就让全身的汗水尽情流淌吧，因为——

我爱这土地
深沉而辽阔……

【念念亲情】

从不抱怨的父亲

□宋冬梅

父亲是个苦命人，自幼丧母，受尽继母的虐待，虽然有祖母疼爱，但毕竟生活艰难。吃尽了生活的苦，父亲却从不抱怨。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刚刚记事，每每忆起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相对来说树叶是比较好吃的，树皮和草根难以下咽，但放眼望去，所有的树都被扒得精光……”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父亲早早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17岁那年，父亲开始跟着长辈跑脚力，从成武到梁山，用地排车送水缸、五金等货品。长辈里有些壮劳力能拉1500斤货，17岁的父亲一般拉1200斤。一趟脚力全程260里地，一般去的时候走5天，放空货物返回时，大家都归心似箭，一个昼夜不眠不休赶回家。来回6天能挣12元钱，交给生产队买工分，月底到自己手里能有1元钱。

父亲每次跑脚力都带着面粉。去的路上，到了歇脚的店，给店家1毛钱，加工面条。因为每个人带的白面，杂面比例不同，所以分别加工。他们一天只吃一顿饭，没油没盐，就是清水煮面条。那时候下好一大盆面，有十七八碗，父亲能一口气吃完，吃完倒头就睡。住宿又是1毛钱，就是一间屋子里铺满茅草，他们把各自带的被子一铺便睡。

每次听父亲讲起跑脚力的经历，我眼前就仿佛浮现出一个17岁少年，弓着瘦弱的身子，伸着长长的脖子，双眼紧盯着地面，拼尽全力拉着一车货物，一步步地往前

□胡筱荷

“吹糖人喽……各种各样的糖人。”假期，我刚回到老家的巷子口，就听见了熟悉的吆喝声。儿时住过的巷子路旁新栽了花草和树，石板路也浇成了水泥路，都有点陌生了，但那卖糖人的老爷爷的吆喝声，却依然那么亲切。

来到老爷爷的摊位前，看着他快速地舀起一勺糖稀，用麦秸秆快速而准确地吹着糖稀，勾勒出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糖人，有猪八戒、小鸟、小兔……我兴致勃勃地选购了一个糖人。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孩子的哭声，回头一看，有个三四模样的小男孩使劲攥着他妈妈的衣袖，“是糖做的猪八戒！妈妈给我买一个吧！”女人却毫不动摇，扯着孩子一走一停。小男孩终于使出大招——蹲下、抱腿，大声喊着：“买一个吧……不买我不走了！”女人或许是真心觉得老爷爷卖的糖人不卫生，依旧拒绝购买。只听见她劝孩子说：“你看他的手，又黑又粗糙，肯定不卫生……”说罢，强行抱走了小男孩。我被女人说的话震惊了，我打小钟爱的糖人，在有的人眼里，居然是避之不及的垃圾食品。

带着些不安，我看向老爷爷。他也看到了刚才的一幕，坐在担子后边默默地摇头，手里的动作也变得缓慢了。我默默地站在他身边，一边吃糖人一边看他创作。老爷爷的担子一头是一个

走。无论冬夏，都会汗如雨下，巨大的汗珠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串串打在地上，溅起一小团土雾。湿透的衣服紧裹在身上，歇脚的时候凉风直往身体里钻。遇见下雨的时候，雨水汗水模糊了双眼。少年的颈部和双臂都爆着青筋，每一根都在风雨中颤抖着，似乎在和困苦的生活较着劲！问父亲累不累，父亲总说：刚开始的时候挺累，脚起泡、腿打颤，肩膀也被缆绳勒得发红起皮溃烂，时间久了起茧了，也就习惯了，再累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260里地，现在开车也就两个多小时，当年那个风雨中的少年，用双脚丈量着走了无数个来回。看着一寸寸的土地往后退，心里期盼着快点到目的地，憧憬着靠自己的努力改善家人的生活——当年的父亲就是凭借这个执着的信念扛过了那些艰难岁月吧！

两年前，父亲查出食道癌，化疗、放疗、手术……每一种治疗都是非人的折磨。一年多的治疗，身高一米八的父亲仅剩60公斤，比生病前瘦了20公斤。但父亲还是一如既往，无论经历怎样的病痛，都一声不吭。

跟病魔斗争的父亲经常盯着天花板一看就是半天，每次问他在想什么？他就平静地吐出两个字：“熬吧！”手术那次，住院49天，每次大夫查房问他疼吗？他都摇头。母亲还纳闷，去问大夫：他怎么不疼？大夫说：“怎么可能不疼，这是普外科最大的手术。”

从不抱怨的父亲，祝愿您今后余生健康快乐，无忧无虑。

小柜子，床头柜般大小，两边钉有一个长方形的木框。木框里是一个发黄的转盘，红色指针已经掉了漆。转盘的每个格子写着不同的事物：公鸡、小兔、孙悟空等等。岁月在放糖人的木架子上留下了重重的刻痕，同样也留在老爷爷的脸上。老爷爷从一旁的小锅里挖了几勺糖稀，用一根麦秸秆挑上，再对着麦秸秆吹气，糖稀就像气球一样鼓起来了。他的手在鼓起的糖稀上快速而轻盈地捏着，糖稀也随即变出生动可爱的造型，先是头、身子，最后是尾巴——原来是孙悟空啊！老爷爷的手停了，用竹签把“糖悟空”挑下，插在木架上。我才发现，木架几乎插满了一个个糖人。看来已经很久没人来光顾这木担了。

时代的快速发展，更多新奇高档的玩具、糖果层出不穷，加上或华丽或炫目的包装，越来越多地挤占了这些传统手工艺的生存空间。像老爷爷这样的手艺人，渐渐被人们遗忘了；这些象征着旧时人们对甜蜜生活的向往、装点了太多孩子快乐童年的手工艺，也渐渐被淡忘了。

我正在愣神之际，老爷爷收起了他的小摊，对我说：“孩子，明天我还会在这里摆摊，喜欢就过来看爷爷做糖人。”说罢，往巷子深处走去。他的背影看起来那么瘦弱，步伐却依旧有力，坚持而又倔强。“我会再来的，带我同学来，看您做孙悟空！”回过神，我攥紧手中的糖人，冲着老爷爷的背影喊道。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向平 组版：陈明丽

【匆匆那年】

麦子熟了